

			漢書門
		九四三	
		七一三	
五	一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九	漢
九	九	九	書
九	九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四卷

淺草文庫

西銘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集考

此篇論乾坤一太父母人物皆已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破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及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集覽

關中三輔舊事曰漢都長

昆然
中處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安以東有函谷關南有曉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天下
父母

萬物
同一
父母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上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以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億之也今

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一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

天地之塞吾其性
天地之帥吾其性

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虧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毫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太繁若更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不得但

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散開說許多太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得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地我自是自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

體吾其性其字有我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性者日月之律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白自捉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氣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復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性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其以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集覽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峯之巔翠岫環繞內寬外密地氣高寒上多飛雲登者綠岸攀葛峭峴數里始到其上宋朱熹愛其幽邃因號雲谷構草堂名晦菴以為講道之所自作記菴尚存

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以自費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廣氏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既

大君
文母
宗子
大臣
宗子
家相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也他底放這身來都都在萬物中例看大小太快活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太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太君綱紀衆事則太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太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太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

至人
與天
地合
其德

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張這丁等入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笑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

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皇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宋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予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予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也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在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便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

封人錫類性者萬物之源

性理大全卷四

孟子西銘

六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大者仰不愧俯不
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
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集覽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按

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踈儀狄而絕旨酒按索隱鯨初受堯對為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殛長子禹襲位故稱崇伯子穎考叔之及莊公按左氏穎考叔春秋時穎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羹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母子如初注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性理大全卷四

孟子西銘

六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集覽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按史記舜父瞽瞍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悉烝又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殺申生而立奚齊齊會申生薦於母之胙於公姬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道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傳申生自殺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子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

天之會子

天之伯奇

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會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言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言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二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一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一子就此處

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
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
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
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虧公也人有妄天
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恰如此只得聽受
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
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會同何也曰舜之底
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
恭會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
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
吉甫之子其爭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沉恐未盡
信然彼所事者人也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
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
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翁曰履
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遂之伯奇
編水荷而衣採掇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
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
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

舜之孝優劣如何
王女於成
君子之事
天

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
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
有二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
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
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建太杖以擊其背
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
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
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
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冷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冷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
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
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子之以為善
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
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
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
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
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順
沒寧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
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
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
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
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
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
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

謂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者今
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
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西銘
大指

龜山
發明
此意

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
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喜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憾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久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

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
 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
 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
 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
 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
 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
 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言仁之體無如此者然亦體用
 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

學造
天人
之蘊

不_レ敢_レ過_レ之_レ以_レ起_レ後_レ學_レ之_レ弊_レ也_レ且_レ墨_レ氏_レ之_レ兼_レ愛_レ固
仁_レ者_レ之_レ事_レ也_レ其_レ流_レ遂_レ至_レ於_レ無_レ父_レ豈_レ墨_レ氏_レ之_レ罪_レ哉_レ
孟_レ子_レ九_レ攻_レ之_レ必_レ歸_レ罪_レ於_レ墨_レ子_レ者_レ正_レ其_レ本_レ也_レ故_レ君
子_レ言_レ必_レ慮_レ其_レ所_レ終_レ行_レ必_レ稽_レ其_レ所_レ徹_レ正_レ謂_レ此_レ耳_レ西
銘_レ發_レ明_レ聖_レ人_レ之_レ微_レ意_レ至_レ深_レ然_レ而_レ言_レ體_レ而_レ不_レ及_レ用
恐_レ其_レ流_レ遂_レ至_レ於_レ兼_レ愛_レ則_レ後_レ世_レ有_レ聖_レ賢_レ者_レ出_レ推_レ本
而_レ論_レ之_レ未_レ免_レ歸_レ罪_レ於_レ橫_レ渠_レ也_レ時_レ竊_レ妄_レ意_レ此_レ書_レ蓋
西_レ人_レ共_レ守_レ而_レ謹_レ行_レ之_レ者_レ欲_レ得_レ先_レ生_レ一_レ言_レ推_レ明_レ其
用_レ與_レ西_レ銘_レ並_レ行_レ庶_レ乎_レ體_レ用_レ兼_レ明_レ使_レ學_レ者_レ免_レ於_レ流
蕩_レ也_レ橫_レ渠_レ之_レ學_レ造_レ極_レ天_レ人_レ之_レ蘊_レ非_レ後_レ學_レ所_レ能_レ窺
測_レ然_レ所_レ疑_レ如_レ此_レ故_レ輒_レ言_レ之_レ先_レ生_レ以_レ謂_レ如_レ何_レ程_レ子
日_レ前_レ所_レ寄_レ史_レ論_レ十_レ篇_レ其_レ意_レ甚_レ正_レ才_レ一_レ觀_レ便_レ為_レ人
借_レ去_レ俟_レ更_レ子_レ細_レ西_レ銘_レ之_レ論_レ則_レ未_レ然_レ橫_レ渠_レ之_レ言_レ誠
有_レ過_レ者_レ乃_レ在_レ正_レ蒙_レ西_レ銘_レ之_レ為_レ書_レ推_レ理_レ以_レ存_レ義_レ擴
先_レ聖_レ所_レ未_レ發_レ與_レ孟_レ子_レ性_レ善_レ養_レ氣_レ之_レ論_レ同_レ功_レ一_レ者
亦_レ前_レ聖_レ所_レ未_レ發_レ豈_レ墨_レ氏_レ之_レ比_レ哉_レ西_レ銘_レ明_レ理_レ一_レ而
分_レ殊_レ墨_レ氏_レ則_レ一_レ本_レ而_レ無_レ分_レ老_レ幼_レ及_レ人_レ理_レ一_レ也_レ愛
無_レ差_レ等_レ本_レ一_レ也_レ分_レ殊_レ之_レ敝_レ私_レ勝_レ而_レ失_レ仁_レ無_レ分_レ之

罪_レ兼_レ愛_レ而_レ無_レ義_レ分_レ立_レ而_レ推_レ理_レ一_レ以_レ正_レ私_レ勝_レ之_レ流_レ
仁_レ之_レ方_レ也_レ無_レ別_レ而_レ迷_レ兼_レ愛_レ至_レ於_レ無_レ父_レ之_レ極_レ義_レ以
賊_レ也_レ子_レ比_レ而_レ同_レ之_レ過_レ矣_レ且_レ謂_レ言_レ體_レ而_レ不_レ及_レ用_レ彼
欲_レ使_レ人_レ推_レ而_レ行_レ之_レ本_レ為_レ用_レ也_レ反_レ謂_レ不_レ及_レ不_レ亦_レ異
乎_レ龜_レ山_レ第_レ一_レ書_レ曰_レ辱_レ示_レ西_レ銘_レ微_レ旨_レ伏_レ讀_レ竟_レ日_レ曉
然_レ具_レ悉_レ如_レ侍_レ凡_レ席_レ親_レ訓_レ誨_レ也_レ時_レ昔_レ從_レ明_レ道_レ即_レ授
以_レ西_レ銘_レ使_レ讀_レ之_レ尋_レ釋_レ累_レ日_レ乃_レ若_レ有_レ得_レ於_レ是_レ始_レ知_レ
為_レ學_レ之_レ本_レ方_レ固_レ將_レ終_レ身_レ佩_レ服_レ豈_レ敢_レ妄_レ疑_レ其_レ失_レ比
同_レ於_レ墨_レ氏_レ前_レ書_レ所_レ論_レ西_レ銘_レ之_レ書_レ以_レ民_レ為_レ同_レ胞_レ長
其_レ長_レ幼_レ其_レ幼_レ以_レ鰥_レ寡_レ孤_レ獨_レ為_レ兄_レ弟_レ之_レ無_レ告_レ蓋_レ所
謂_レ明_レ理_レ一_レ也_レ然_レ其_レ辭_レ無_レ親_レ親_レ之_レ殺_レ非_レ明_レ者_レ嘿_レ識
於_レ言_レ意_レ之_レ表_レ烏_レ知_レ所_レ謂_レ理_レ一_レ而_レ分_レ殊_レ哉_レ故_レ竊_レ恐
其_レ流_レ遂_レ至_レ兼_レ愛_レ非_レ謂_レ西_レ銘_レ之_レ書_レ為_レ兼_レ愛_レ而_レ發_レ與
墨_レ氏_レ同_レ也_レ古_レ之_レ人_レ所_レ以_レ大_レ過_レ人_レ者_レ無_レ他_レ善_レ推_レ其
所_レ為_レ而_レ已_レ老_レ吾_レ老_レ以_レ及_レ人_レ之_レ老_レ幼_レ吾_レ幼_レ以_レ及_レ人
之_レ幼_レ所_レ謂_レ推_レ之_レ也_レ孔_レ子_レ曰_レ老_レ者_レ安_レ之_レ少_レ者_レ懷_レ之_レ
則_レ無_レ事_レ乎_レ推_レ矣_レ無_レ事_レ乎_レ推_レ者_レ理_レ一_レ故_レ也_レ理_レ一_レ而
分_レ殊_レ故_レ聖_レ人_レ稱_レ物_レ平_レ施_レ茲_レ所_レ以_レ為_レ仁_レ之_レ至_レ義_レ之

生理大全卷四

長子而名

一六

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微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大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太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良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下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卷之六

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仁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方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

散錯殊掇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向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

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疏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了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

時義却留在後面小問放出來使其實只一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一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秦漢以來李者所未到訂頑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

立心
便可
達天
德

李者
須先
識仁
仁者
渾然
與物
同體

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

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
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
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
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已其地位已
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
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
而非此理更有何事
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
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
焉而多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
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性理大全卷四 張子西銘 十一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自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

西銘
原道
宗祖

近世學書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
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
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
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
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
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
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
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
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
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

聖人
言全
人事
賢人
說全
人事

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
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本
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
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
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
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
第二層上層下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
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下層源頭處都不
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
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
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
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

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西銘理一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有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會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下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下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下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下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下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下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下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下

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遂向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母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子茲藐焉混然中即吾其性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一而分殊遂向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

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太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袞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太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

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底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闢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

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柏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為兩節了良齋覽集謝良齋按朱鑑謝謂新看西銘為兩節曰然覽集謝良齋按朱鑑謝謂新言為文擡筆立說因榜其所居曰良齋紹興未舉進士擢監察御史光宗登極獻十箴累遷御史中丞尋以煥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聖學淵源五卷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

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語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及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理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來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覽集以管窺天漢書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窺小見也

子厚能浩然之氣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大人大一 大一般 大能 大顯 大能 大顯 大能 大顯

道夫問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濶○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得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

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龜山揚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鮑齋黃氏曰堂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在口如其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

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
 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
 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
 與特有差等之既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
 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
 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
 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
 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
 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師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
 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
 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
 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
 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
 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
 曰是以父母比之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
 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
 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
 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
 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會子是常
 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

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看

集覽林夔孫按宋鑑林夔孫福州府古田人
幼穎悟及壯從朱文公遊博治群書隱
居不在與同邑余隅程若中為心
友所著有蒙谷集書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

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
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
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真焉龜
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
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

仁義之道相頌
求仁之要

儒者之道至義盡

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頌也學者存此意渾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_レ一定之勢然不知_レ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本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

性理大全卷四 西銘 二十一

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
 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
 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
 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
 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太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
 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
 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
 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

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
 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
 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
 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
 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
 者為兄弟之秀出乎平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
 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

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
 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
 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
 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
 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
 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
 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
 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

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
 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
 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
 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
 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
 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
 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
 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

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為顧養以此
 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
 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亨為順令愛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
 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於是豈不可以為
 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
 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
 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在心

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
 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為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
 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
 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
 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
 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

性理大全卷四 張子直錄 三十三

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

作至終事

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

性理大全卷四 張子直錄 三十三

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
 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
 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
 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
 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
 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

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
 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
 後可以善述事也

